

地平說

上次寫過橫山同學後，有人問我，貴校怪人多，你又是如何？我？我沒什麼。我只是這些怪人當中一個不起眼的配角。跟他們偶遇，如果有機會的話喝一杯酒，聽聽他們講怪事，然後記下。

然後你便讀到這一篇。

那夜我在校門前遇上一個手忙腳亂的同學。找不到學生證嘔出開的他，反而翻出一張藍色膠卡，咁噏一響掉在地上。

「謝謝。」他生硬擠出一個感謝的笑容，自我手上奪卡離去。「International Flat Earth Research Society。」我說。他站定回頭。

「一九五六年由塞繆爾·申頓在英國成立，全盛時期曾在全球有超過三千會員。二〇〇〇年後人數激減，現在只有不到五百。」

「是會友？」「記者。」他深呼吸。「不會告訴別人？」

「我啊，有點渴了。」我說。

我們在附近的居酒屋要了兩杯大啤酒和半打烤雞串。他說只要我願意，還可以吃刺身，但我說烤雞串就好。

「人們對地平說有太多偏見，他們分不清地平說和Harry Potter，以

為信地平說就等於信霍格華茲。而其實那是科學。」

「畢竟地平說已經被推翻了六百年。」

「知識的發展從來都離不開政治，當時推翻地平說和反對羅馬教會有好大關係的。」

「所以你認為你的說法科學？」

「就是因為我相信科學，才更清楚觀察的重要。Seeing is believing。」

「也不一定什麼都要親自看。麥哲倫已經環遊過世界一周，數學也有許多方法可以證明地球是圓的——」

「只是歷史這樣講，他的航海日誌原文你讀過？數學證明你又懂幾多？自己計過？還是根本看不懂，數學家說什麼你就說什麼？」

我久久無語。他說得一點沒錯。我沒有讀過麥哲倫航海日誌原文，也沒有足夠能力弄清楚地圓說的數學。當然我也可以花時間去做但我的選擇是，歷史學家講所以我信，科學家計算所以我直接看結論。人生煩惱已經那麼多。

我拍拍同學X的肩。「這頓還是我請罷，你加油哦。」

片尾曲

克 洋

fb.me/hakyeung2018

逢周四、日見報



橋

本周我們一起說說「橋」。《說文解字》中說：「橋，水梁也。駢木為之者，獨木者曰杠。」橋的本意，是水上用兩根木頭做成的橋樑，一根木頭做成的橋叫「杠」。在粵語中，「橋」有一個特別的意義，是指電影、小說或者其他文藝作品中吸引人的劇情。比如向老闆闡述作品創意，叫「Sell 橋」，又比如電影小說中結局大逆轉，叫「扭橋」。

「扭橋」其實是一種風險很高的做法，原因在於「扭橋」講究八個字——「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在「扭橋」之前必須要在前文留下鋪墊與伏筆，這樣在反轉之時，讀者／觀眾回想此前種種，才會恍然大悟，有「情理之中」的感覺。如果完全沒有鋪墊與伏筆，或者太少太不明顯的話，對於受眾而言，「意料之外」只會產生「咁都得？」的疑問，以及「咩都你講晒」的不滿；相反如果鋪墊與伏筆太多太明顯，被無數作品薰陶過的聰明受眾可能一早就順藤摸瓜，猜到了最終的結果，也就沒有「意料之外

字裏人間

拾字君

逢周日見報



草場九條

北京人會習慣用「胡同長大的」，「街道長大的」還是「大院長大的」來區分不同市民的「階層」和「背景」。

童年時的北京胡同有着特定的生活情調和人情氛圍。石榴樹、香椿樹搭配絲瓜藤是最熟悉的景致，跳皮筋、踢毽子、砍沙包是玩不膩的運動，穿街走推着自行車賣冷飲零食的吆喝聲是每天的期待。隨着我的長大，北京也在長大。胡同卻變得越來越破舊閉塞，各種私搭亂建和拆牆打洞司空見慣。年輕人紛紛搬離，只剩下少數老年人和外來務工人員據守在胡同中的平房裏。

在國外的時候，我時常想到北京的胡同，這個秋天回到北京，我偶然經過前門的草場九條胡同，整齊的復古石磚鋪設的地面，夜晚流光溢彩的地燈，粉刷一新的灰色牆面，好像古裝版的「三里屯」。

這真的是草場胡同嗎？在北京的時候，我喜歡在午後，漫步穿梭於大小大小胡同中，沒有方向，沒有目的，隨興所至，為的就是享受那份寧靜安逸的氣氛。歷經明清六百年的風雨，胡同裏的許多房屋破敗了，斷壁殘垣上衰草搖落。各種會館、故居還殘存着昔日的一絲印記。

作為新一輪整治市容的重點，從未經歷大拆大建的草場胡同地區徹底改頭換面。這片前門附近最大的胡同片區依照明末清初時期的規劃進行了重建，成為北京市中心一處「樣板胡同」。甚至隨着是老北京城護城河的泄水河道「三里河」的修復，昔日「水穿街巷」的美景得以再現，連接起現代感十足的前門大街商業區。

對於原住民來說，生活環境改善固然感到高興，然而我卻有種複雜而糾結的心情。再建的「豪華景觀」再無法喚醒歷史與回憶，曾經歷經百年風雨變幻的北京城的磚瓦被拋入了瓦礫堆中，彷彿自己的童年也被切割。

花世

步瀟瀟

henrydine7473@gmail.com

逢周日見報



《影》：劇照比正片好



逢周一、三、日見報

張藝謀的新片《影》，在台灣金馬獎的角逐名單上以十二個獎項提名遙遙領先，似乎十分風光，但觀後我卻覺得，此片實在言過其實，難負盛名。

中國的商業大片模式可以說就是從張藝謀的《英雄》開始的，二〇〇二年《英雄》上映之後，陳凱歌的《無極》、馮小剛的《夜宴》、張藝謀自己的《滿城盡帶黃金甲》等《視覺大片》先後出現，將這種模式繼續「發揚光大」了下去，悄然開啓了「正片往往沒有劇照來得好看」的時代……未觀影之前，已不免懷疑《影》也會重蹈覆轍。

然而，試味的工作並沒有因為收割完成而終結。Gérard和他的團隊每天早上六、七時便要開始試味大發酵缸裏的初酒，憑着豐富的經驗以保證發酵及浸皮的程序正常發展，那是十分磨人的工作。

經過大約四至五星期在大發酵缸的發酵及浸皮程序後，武當酒莊有一個為數五人的品嘗團隊，包括了執行董事、技術總監及酒窖主管等品酒高手，便會為發酵缸每一批新酒進行品評，分類為最佳、次佳及季佳的。最佳的新酒會用來釀造正牌酒 Ch. Mouton Rothschild，季佳的酒將會釀成副牌酒 Le Petit Mouton，而次佳的酒會用於釀成正牌或

《影》的水墨風格、陰陽兩儀的概念、沛傘的設計，是這部影片屢屢被人吹捧的好看之處。從影片後的花絮彩蛋可以看到，劇組也確實投入了大量時間和精神，力求做得精緻。可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在《影》中，這些本該上升為「道」的意蘊，卻淪為一幕幕漂亮的背景，僅僅滿足了視覺上的好看，對人物心境和情感推動等內在的方面來說，幾乎沒有任何作用。戰士們打開沛傘扭着腰前行的畫面，甚至成為了笑點，以此來展現「以柔克剛」的戰略，未免太過兒戲，也太過表面。

這種流於表面的作秀，也在影片的人物身上暴露無遺。看《影》的時候，總讓我回想起小學時看的網絡小說，例如郭敬明的《幻城》。這類小說的人物往往都有極其單純的行事動機、極為

濃烈的感情投射，以及極盡酷烈的行為模式，愛便是愛，恨便是恨，即便拖着全世界一起陪葬都無所謂——這種歇斯底里，在《影》中隨處可見。為了將這份歇斯底里展現到極致，鄧超飾演的子虞和鄭愷飾演的主公，用了濃重的話劇腔來演電影，人物表面看來是沸騰的，但始終沒能觸及到他們內心的掙扎。

張藝謀自己說過「我不是王家衛、侯孝賢之類的人才……」看過《影》之後，我也覺得確實如此。就以《一代宗師》與《影》相較，視覺上《一代宗師》毫不遜色於《影》，但片中的布景、道具、招式，都是為了讓人物更豐沛、讓故事結構和層次更立得住、讓影片更有血有肉而存在的，這就是「好的電影」和「空有好面皮的電影」，真正的差距之所在。

武當秘笈

試酒時，Ch. Clerc Milon 2017 也在。深紅、只覺得單寧十分幼細、果味純、煙熏味、收結好好，我評 93/100。原來，Clerc Milon 進行了全部的更新工程。葡萄園被重新規劃及栽種，以往梅洛及赤霞珠混種的情況已經掃除。酒窖設備是全新的，按照武當的標準，難怪質量近幾年提升不少。試了副牌 Le Petit Mouton 2017，獨特的 Mocha 味道、深黑、中體、單寧相當不錯、果味純厚、收結良久，我評 94/100。當然，正牌

武當秘笈當然不容易學成，獨特的風土、優異的葡萄樹、工作認真的品嘗團隊、優良及成熟的酒窖隊伍以及每年不同名家所畫的酒標等都令武當成為酒林高手，難怪「武當就是武當」（Mouton est Mouton）！

近日多聽到一些內地網紅出事的消息。很奇怪，香港似乎沒有「網紅」這種生物，香港人上網的歷史很長了，人數也不少，但產生不了網紅，這倒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當然，內地人口十四億，網民以億計，這麼大的人口基數，只要有幾百萬人捧一個人，那個人就是當然的網紅了。

網民那麼多，人人都想出名，都想被點讚，要冒出頭來，讓人認識已經不容易，要讓人記得、喜歡、跟隨、直至愛上，那非得有一點嘩眾取寵的辦法才可以。

有一些網紅以牙尖嘴利見稱，又喜歡整蠱作怪，有什麼熱點話題，她都能左右開弓冷嘲熱諷，把話說到盡，不留一點情面。因為夠冷夠尖，正中一些寂寞壓抑的網民下懷，替他們出一口氣。她那些話未必在理，但霎時間聽來，卻有某一點被她擊中，她於是自由發揮，口舌便給，讓那些追捧她的網民大呼過癮。

一個牙尖嘴利能侃侃能罵的女孩子，成為百萬網民心中的女神，原因是衆多沒沒無聞的網民，自己上網到處放炮，沒有人會理睬他，他對社會的不滿，使長期壓抑，希望找到一個出口，有人替他們講話，替他們出氣。一個網民被捧紅，自覺有了社會地位，有了發言權，於是更信口開河。網紅出事，皆因太把自己當回事了。

飲茶集

斯 人

逢周日見報



的表現更佳、更複雜、單寧更充沛、厚身、酸度優雅、收結悠久，我評 97/100。

武當秘笈當然不容易學成，獨特的風土、優異的葡萄樹、工作認真的品嘗團隊、優良及成熟的酒窖隊伍以及每年不同名家所畫的酒標等都令武當成為酒林高手，難怪「武當就是武當」（Mouton est Mouton）！

酒看人生

羅富齊

rothschild388@gmail.com

逢周六、日見報



當興趣成為工作

一代幽默小說家歐亨利的煩惱。

歐亨利會經常寫了一篇〈幽默家的自白〉，彷彿是他的夫子自道。話說，有一名二等筆記員，在機緣巧合之下發現了自己的幽默本能，總是在說話「裏頭充滿了雙關語、警句和有趣的胡說八道，笑聲幾乎把房子都震垮了——這棟房子在五金批發業界，已經是非常堅固的了」。憑這結尾句，可想而知他的本事，而他也辭了工作，當上一名「職業幽默家」。

他的才能不但得到家人朋友認同，也得到專業編輯的肯定，給予他專欄，以及豐厚的稿費。幽默家很快抓到了訣竅，寓工作於娛樂，大量創作笑話，但在半年之後，他的「幽默靈感彷彿就此離開了」。

幽默家的創作遇到了瓶頸，於是像「無

厭的吸血鬼」，在朋友、妻子、兒子的日常生活中吸取靈感，他「開始販賣那些無知而幽默的珍寶，而那本來應該是用來豐富神聖的家庭生活」。他的朋友遠離他，他的孩子討厭他，而他，也無可奈何地責備自己。

最後，幽默家找到了出路，但那是否也算是一種方法，就有待諸君自行找來閱讀判斷，我只知道，這〈幽默家的自白〉收錄於歐亨利最後的一部小說集。

甲蟲滾球

米 哈

m.facebook.com/mihaandlouis

逢周一、三、四、五、日見報



洪承疇簡歷

承疇在明朝的事跡隻字不提，而從其隨清廷佐命入關寫起。有好事者，得到前後兩份行狀，將其訂為一本。諷刺意味不言而喻。

有人曾寫了一副對聯：「滅吾君者吾仇也，滅吾仇者吾君也。」第一個「吾君」指崇禎帝，後一個則指「順治帝」，而「吾仇」則指李自成農民軍。可算是對兩份行狀的高度概括。好在洪承疇是「皮革臉」，足夠厚，「時人謂洪之臉皮乃革製者」，泉下有知估計也是喜怒不形於色。

洪承疇喪師尋國，叛主投敵，這在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是最為人所不齒之舉。就連清廷也對他棄之如敝屣。乾隆皇帝還特意下令編纂《貳臣傳》，將洪承疇列入；相反，對抗清而死的史可法卻大為褒獎。

清朝編《明史》，沒有為洪承疇立傳，只在其他紀傳中有諸如「洪承疇敗賊於梓潼」，「洪承疇總督薊遼」，「大清兵克松山，洪承疇降」等簡要記載。民國時，前清遺老趙爾巽主編《清史稿》，延續了清廷的官方評價，對洪多有貶抑。

如今國家大力反腐，常見有官員在報上文采飛揚標榜廉政勤政，轉眼落馬後又痛哭流涕懺悔腐敗墮落之路。若搞個合訂本，亦可收洪承疇簡歷之效。

瓜園

蓬 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二、四、六、日見報



沙漏

寬敞的會議室，他們中，有當年翻山越嶺從大山裏走來的農家娃，有一根扁擔挑着行李疾行而來的知青——，有印刷工、翻砂工、建築工、描圖員……如同一群被上天責難又加特過的孩子，筆路藍縷，他們從四面八方湧來，三分鐘，怎麼講？髮已斑白的學子發言，超時，當年為這些第一次遠行的孩子指路，一支牙膏該去何處買的老教授，超時。

那天中午，如同當年模樣，大家拿着仿製的當年學生飯菜票，去學生食堂排隊……

不同於任何一個時代的同學會，高考中斷十餘年，他們是中國恢復高考後的第二批大學生，四十年後再相聚，臨別的那個夜裏，他們飲酒，回憶當年勇；與別的班同學打架，大韓手提兩隻熱水瓶，狹路相逢，他問：現在動手，還是另約？對方回：十一點，學校西門見！幾個班的男孩子聚集在校門外

的夜空下，只為那時，全校唯有電視攝影班有一台電視機，紛爭緣起外班同學也想來看電視。

還有一位心中有夢的同學，他不停息地問人生，問世界，身無分文闖美國。如今這個班的同學，不論在國內國外，都是佼佼者。

離校時少年，歸來已白髮，那日於最後一排，作為家屬，看着那一隻沙漏，聽歷史闌寂的腳步，我一直無聲，淚流。

物像

熊 鸞

941886812@qq.com

逢周日見報

